

费克申 著

历史悬案



群众出版社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历史悬案

费克申 著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悬案/费克申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1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ISBN 7-5014-3022-5

I. ①历… ②搜… I. 费…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636 号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历史悬案

费克申 著

责任编辑/孟向荣

封面设计/董睿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34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14-3022-5/I·1276 定价:13.00 元

● 内容简介

有因必有果，尽管沧桑变化，时空转换，或早或晚后果总是要出现的。一件30年前轰动一时的案件，30年后死灰复燃，又是惨不忍睹的杀戮，是精心策划的谋杀吗？退休神探古洛因一次古怪的邂逅，介入了案件。时间使记忆褪色，物换人非，但大风大浪方显英雄本色，古洛以无比的智慧和对手展开较量。沉冤昭雪，案犯就擒。古洛又一次进入寂寞的世界。

引子

她今年 72 岁了，按农村常用的虚岁算，是 73 岁。“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是个不吉利的岁数。可是，她不在乎，从来就没想到过死。她是个开朗、乐观的人，年轻时就是这样。她那死去的丈夫，她管他叫“死鬼”，在世时经常说她缺心眼。可能就是因为缺心眼她才能活这么长，而精明过人的丈夫却在十几年前就死了，医生说是肝癌，不治之症。

有时候，她也回顾自己的一生，当然不像那些城里人要么就是多愁善感，尽想些遗憾啦，后悔啦，要么就是气壮山河，诉说些辉煌啦，无悔啦，什么的。她以为自己这辈子还可以，就是没有为丈夫留下子嗣。结婚十几年后，她还是没生产。丈夫闹着要休了她，她也想到过自杀。可是，医院救

了她的命，也羞辱了霸道的丈夫。说是丈夫由于年轻时受过凉，不能生育。丈夫瞪着眼睛听完医生的话，一声没吭，风一样跑出了医院。整整三天，光喝水不吃饭。晚上用抽烟代替了睡眠。不过，他是个不信邪的人，决不会听凭命运的摆布。他开始给自己治病，当然不能去医院了，他恨死了那些穿白大褂的、面无表情、像对牲口一样对待他的人。他去找中医，把附近所有的自称会看病的中医找了个遍，甚至求过已经被政府强制退休的跳大神的。这还不算，他又四处收集偏方，包括每天用甘草、人参、辣椒熬粥喝，喝得口鼻窜血，胃痛难忍，可妻子的肚子还是平平的，像东北的原野。

当然，她对此也很有些遗憾，因为没有儿女就没人养活她。不像过去，她会成为五保户，生产队会给她吃喝的，实行责任制后，这点优越性就没了。好在她有个侄子，是她一手拉扯大的，虽然没有办理领养或过继手续，但是，在这里人心就是法律，全村都知道他们和侄子的关系。侄子很纯朴，孝心天成。家境虽然不十分富裕，但自从姑父死后，他就负担起姑姑的生活，不让老人缺吃缺喝。至于零用钱，只好靠政府的救济款了。

有吃有喝有穿，再要有什么要求就是非分的了。她达观知命，心情愉快，所以身子骨还很硬朗，生活可以自理，就是有些耳背。这倒符合她的寂寞生活。每天她给自己做三顿饭，每顿的饭量都

很精确，从不吃剩饭。她还住在自己的土房里，虽然侄子多次动员她搬到自己家去，可是，她拒绝了。一来是不愿意麻烦侄子，二来她住惯了这三间旧房，这里才是她的家。

除了吃饭，她就是坐在炕头上缝缝补补，包括侄子一家衣服，或者到院子里喂喂鸡和鹅，她已经没有力量养猪了。她也不愿意像农家妇女一样，走街串户，说些家长里短。再说，她也听不着。少了这些费神费力的交际，她的生活就更安静了。晚上是她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亮点，她可以看电视，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她把音量放到了头，公路上开车经过的司机都能听到“二人转”的音乐声，这是她最喜欢的节目。

十几年过去了，她逐渐喜欢起这一成不变的孤独生活了。外部的世界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变化，除了门前新修的公路给她带来噪音以外。就连这噪音在她听来，也不比年轻时听到的一只苍蝇的叫声更大。剩下的就是她内部的生命，天注定的生命每天在她身上静悄悄地流逝，直到流完最后一股涓涓细流。

这天，天气不错，太阳出来了。她走到院子里，眯着被强光照得睁不开的眼睛，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中央。她想晒晒太阳，蒸一蒸让这几天被风雨折磨得疼痛的筋骨。这对她来说，是惟一的保健活动，也是心情最愉快的时刻。

她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开始享受阳光。猛烈

的阳光一会儿就钻进了她的骨头缝里，她感到骨头酥软了，从那里面似乎有股凉气正在快速地挥散，身体里吹起阵阵惬意的风。手、脸和脖子都灼热起来，额头上有了些微的汗水。“真舒坦！”她在心里叫道。人生是多么美好，她在这一刻比任何人体会得都更深。

在这极度的快活中，她想起今天村子里有人结婚：“街后面一定在放鞭炮呢，真热闹！”她想像着，不禁回忆起自己出嫁时的光景：“‘死鬼’穷是穷，但结婚办得也很风光。别说全屯子的人，就是县里的领导们都来了。”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她又想起昨天结婚的人家来请他，但是她拒绝了。她不愿意动。但是，她知道那家人晚上一定会给她送来好吃的。她毕竟是这个村里的老寿星嘛。想起能吃上好的，她咂咂嘴，真想马上就吃到口。要说，她跟年轻时相比，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变化，就是嘴变馋了，过去她可决不是个贪吃的人。

就在她闭着眼睛在阳光中想着美食的时候，一个人，不，不如说是一个影子，一个幽灵般的人影，轻轻地推开篱笆门，没有一点声响。这幽灵走进了她的院子。影子的脚步是那么轻，像猫一样悄无声息，也像猫一样敏捷快速。幽灵走到老人的面前，直直地站立着，端详着老人幸福的面容。

快近正午的阳光几乎是直射下来，土地上幽灵的影子缩得很小，没有遮住老人的阳光。但是，直觉

告诉她有人,于是,她睁开了眼睛,“是你!”她吃了一惊。她年老但并不糊涂,记忆立刻就复活了。

她没看见地面上的影子伸出短短的双手。她的嘴被捂住了,窒息让她感到难受。她想叫,但是还没有发出声来的时候,就觉得一阵剧痛,同时听到了自己脖子上骨节响了一声……

幽灵没了,像钻进了地下。刚才发生的事宛如空气在这里流动了一下,然后就飘然而去,无声无息。院子里还是那么宁静,阳光愉快地照耀着,田野里的氤氲的清香阵阵袭来,有时还可以嗅到浓浓的炊烟。连狂躁的鸡和威武的白鹅都沉浸在这没有喧嚣的瞬间,没有叫一声。



天空很晴朗,阳光和微风驱散了清晨时的雾,温和的阳光清新地洒下来,抚摸着人的面颊,随着太阳的升高,渐渐炙热起来,而清淡的风却带着些

许凉意，使人不得不在内衣外面穿上衬衫。树木、草丛从鹅黄变成深绿，白云变得绵软厚实，缓和着身后蓝天的冷淡。六月份小雨季的来临，使春天干燥的空气变得湿润、清爽，人也变得神清气朗。这就是东北初夏的清晨，一年里最好季节的开始。

虽然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可是楼房的门里不断走出人来，他们不是去公园锻炼身体，就是上早市买菜，当然大多数是老人，年轻人是黑夜的骄子，昨天无论是沉醉在爱情或是美酒中的他们又在乱七八糟的床上养精蓄锐。

古洛的妻子是属于那种精力极其充沛，且有坚强意志的人。她坚信早起对身体好，而且可以去早市买到便宜新鲜的菜。就是在这种物质、精神两利的鼓舞下，她居然能够在把电视机折磨得没有影的时候上床，却也能在太阳刚睁开眼睛的时候起身。古洛当然不行。他自从退休后，每天都要睡到日起三竿，就是清晨那沁人心脾的凉爽空气和嫩绿枝头上小鸟的歌唱也不能打动他的铁石心肠。妻子很担心他的这种状况，她清楚地看到古洛在堕落着，每天他在啤酒中入睡，又在啤酒中清醒。酗酒，这个中年人的恶魔正在狞笑着蚕食着古洛的机体。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有多大变化，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将来是要算总账的。妻子很焦急，但又觉得无计可施。正像猪要死在屠刀之下，牛要累死在耕地之中一样，这也是没有案子

可破的古洛的必然归宿。不过，妻子是个女人，不是个哲学家，女人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听天命的。她们只知道要是尽了人力，就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

今天和昨天一样，妻子使用了所有骚扰他的办法，把所有的锅碗瓢盆像打击乐般奏响了一遍，并随着这一节奏，像跳踢踏舞一样把地板踢了一顿（装修过的国产地板，还是经得起折腾的）。然后就是反复数次开门关门。当这一切平息下来，听到的还是古洛酣畅的呼噜声。妻子只好拿出最后的法宝，“我要去菜市了，你要些什么？”声音之大足以惊跑一头狮子。

古洛对这套把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能不能换点儿新花样？”他有时候真想大喝一声，但每次都忍住了。因为他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他不过是把鼾声打得更响些而已。这次，他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教养和鼾声战胜了阴险狡猾的妻子。

妻子笑着看了一眼熟睡的古洛，知道他此后只有这样假寐了。就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家门，当然不会忘掉最后一击，把门狠狠一关。不出她的所料，古洛在这最后的打击中，几乎从床上跳了下来：“这叫什么女人呐。”他气愤得都想不出适当的词汇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他毕竟没有让妻子知道他已经醒了。“你永远别想让我屈服。”古洛得意洋洋地想道。随后，他便和往常一样，想起了自己

的一生。可是他又是那么不善于回忆，一切细节又懒得去想，所以一生的回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最后的结论还是那句：“我破过多少案子呀！可现在居然没有案子可破了。真是讽刺啊。对一个破案天才的讽刺。老天真是冷酷。”这时，相同的思维循环就又开始了。想过几次以后，他就开始精确地估计着妻子做早饭的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才懒洋洋地起了床。大声打了几个喷嚏，心里一边骂着过敏症，一边走进卫生间，很细致地刷了牙，马马虎虎地洗把脸。他一般不刮胡子，只有要出门时，才用电动剃刀刮一下，好在胡须不多，还算干净。当这一切做完了后，他走进起居室，看昨天的报纸，这是他昨天晚上买的。

当他把潮水般的广告都看完了后，妻子就该回来了。他就可以吃上可口的早点了。今天要是能吃上油条和豆浆就好了，他想着。似乎已经闻到油条和豆浆那香喷喷的味道。“今天要在豆浆里多放些糖。一定要多放些。”他决心不理睬妻子的威胁，虽然那是可怕而且恶毒的威胁：“你想得糖尿病吗？”完全是恶意的诅咒，“去他的吧！糖尿病？少吓唬人。我不可能得。我们家没有这个遗传。”古洛喊出了声。一想到妻子干涉自己的饮食，古洛就会暴跳如雷的。今天他决心狠狠地顶一下妻子。他想像着妻子被她顶撞时的狼狈样子，就乐了：“脸都绿了。眼睛呢？是红的。不行，红的就意味着她

哭了。”虽然古洛在和妻子的争执中从没看见过她流泪，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看到妻子的眼泪，“只要脸色就足够了。她就知道我的厉害了。”古洛满意地控制住自己的想像力。

可是，命运是残忍和吝啬的，连这点小小的欢乐都不愿赐给一个背时的侦探。古洛没有看见妻子不同寻常的脸色，因为妻子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按时回来。

“怎么搞的？已经比平时超过半个小时了。”古洛焦急地看着墙上的挂钟。他是个守时的人，即使退休后的没有规律的生活也没改变他几十年来的规矩：“难道会出什么事？不会，她可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再说，最近社会治安还是不错的……会不会是得病了……不像啊。今天早上还那么大的精神头呢。不过，听说心脏病总是突发的，即使过去没有心脏病的人也可能因为突发而猝死的。”古洛越想越有些害怕。他不禁从沙发上站起来，脱下睡衣，换上了出门穿的衬衫。妻子总是给他准备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和裤子。古洛没有注意到自己扣错了一只纽扣，就匆匆忙忙地去开门。就在这个时候，古洛听到妻子高亢的噪音，平常是那么刺耳，今天却是如此亲切：“这就到了。就是这个门。”妻子一定是在给邻居家的客人指路呢。可是，古洛又听到妻子在说：“没事。家里就我老头一个。”紧接着，古洛听到妻子掏钥匙的声音。他赶快脱下衣服和裤

子，正要穿睡衣时，妻子已经进来了。“这是干什么？”妻子诧异地看着上身光着，袒露着难看的大肚皮，下面是一件花裤衩和毛茸茸的两条黑腿的古洛。

“我正在看睡衣是不是脏了？”古洛灵机一动。

“昨天刚洗的，怎么会脏呢？来，你见见她。”妻子没在意古洛迅速地穿上睡衣，“这是我带来的客人。”

“啊，是吗？”古洛故作诧异地说。其实，他早已经看见了那个女人。

“你先坐着。我去做饭。”妻子迟疑了一会儿说。并没有给古洛介绍客人。他对妻子这种奇怪的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又搞什么名堂？还真能花样翻新呢。”古洛心中好笑。

“我来帮忙吧。”女人说。

“不用，不用。”古洛和妻子几乎是同时说。

女人倒也不勉强。她坐在古洛给她指的小沙发上。似乎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当。

古洛想和她说几句话，可是脑子里空空荡荡的，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以后不能……不，不能是不可能的。要少喝啤酒了……脑子坏了。”古洛想着。为了不再把这个不愉快的想法想下去，他又拿起报纸，假装看起来，一边从报纸的上方观察着这个不速之客。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中等个头，容貌端正，可以说是很漂亮。像这个年龄的女人一样，有

些发福了。但正是这丰满匀称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肤，才给人一种成熟女人的性感。她的坐姿很端正，腰板挺直，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年轻时肯定是纤长的脖颈丰满、柔和地略略弯曲着，这个曲线使她的整个姿态变得柔和，没有丝毫僵硬的感觉。她脸上的表情和身体的姿势非常协调，是那么的沉稳安祥，宛如一座石像，连她眼睛下面疲倦的黑影也好像是雕刻上去的一样。惟一有活力的是那双杏仁眼，似笑非笑，闪烁着一种奇特的光。好像是在嘲讽这个世界，又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之中。这眼神充满着魅力，能吸引住对方的目光，让他的心和思维都会为此而活跃。但这种魅力却不是让人赏心悦目的那种温柔美的魔力，也不是摄人心魄的自然美的力量，更不是隐藏在美的阴影中那邪恶的诱惑。是什么呢？古洛想着。“神秘？怪异？”古洛猜测着。确实，这个女人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就像那支流行歌曲中唱的那样，好像一只蝴蝶飞进了窗口。在这个初夏的早晨，阳光明媚的早晨，飞进了饿着肚子的退休侦探封闭的心灵的窗口。她不会是妻子的老相识，因为，多年的夫妻生活，古洛和妻子在很多方面已经重合为一体了，就像人贴在自己的影子上一样，妻子的朋友古洛没有不知道的。那她是谁呢？当然，古洛相信妻子会说的。不过，现在她的来历还是一个谜。古洛并不急于解开这个谜。让他关注的是这个女人带来的神秘氛围。这种

秘是从她那古怪的言谈举止和似乎难以揣测的心灵中流露出来的。不像一只蝴蝶，倒像一只长着苍白面颊的猫头鹰从闪着冷冷月光的深蓝色夜空飞到古洛卧室的窗户上，就伫立在那里，用金黄色的大眼睛盯着古洛，谁也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古洛琢磨着，眼睛不由得发起直来。可她却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有些肆无忌惮的目光，两眼还是平视着前方。

“抽烟吗？”古洛有些尴尬地说。

“不会。谢谢。”女人微笑了一下。

“真笨。这种女人怎么会吸烟呢？”古洛心里骂着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烟雾在晌午的阳光中缭绕着，慢吞吞地不愿意离开古洛。最后还是乘着一股微弱的风爬上了女人的肩头，它舔着女人滑润的面颊和隐约可见的细密皱纹的眼角，顺势钻进她浓密、卷曲的短发里。女人并不回避烟雾，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还是那么沉静，迷惘地看着前方那不存在的目标。

古洛有些坐卧不安起来，他急匆匆地冲进不常去的厨房。

“饿啦？”妻子看了一眼古洛，笑笑。

“嗯。”古洛应了一句，并没有走开。

“马上就好。你在外边陪陪客人。”

“嗯。她……”古洛欲言又止。

“什么？”妻子看了看古洛，明白了这个侦探想说什么。

“等会儿再说，好吗？”

古洛没有说话，打开厨房的门，又走进灶膛里。

女人回过头似笑非笑地看了古洛一眼。他脸红了一下，咳嗽了一声，坐回沙发，又拿起报纸。这回他的心情平静了，能够看懂报纸上写些什么了。

一会儿工夫，妻子端着盘子、碗走出来，带着一身的酱油、豆腐的香味儿。

“噢，吃豆腐脑儿。”古洛的胃像火焰头儿一样跳动了一下，饥饿空荡荡地传遍了全身。

“吃饭吧。”古洛和妻子几乎是同时喊道。

“啊。”女人应了一声，很从容地走到饭桌旁边。她没有马上坐下来，只是看着古洛。

“坐吧。”古洛边说着边自己先坐下来。

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儿、妻子拿手的油饼，一碟鲜艳的朝鲜辣白菜，一碟古色古香的榨菜，几根水灵灵的放在长盘子里的小葱，旁边是刺鼻的东北大酱。古洛馋涎欲滴，迫不及待地拿起油饼大嚼起来。辣白菜就油饼没有榨菜好吃，但奇怪的是，和油饼最不般配的小葱蘸酱，却能化解油饼的油腻，保留住油饼的醇香。古洛吃了一气，又猛喝了一碗豆腐脑，觉得脑门上渗出了汗。

“慢点儿。好像两天没吃饭似的。”妻子最善于破坏人的食欲。

“不是两天，是两小时。”古洛看看墙上的挂